

大正  
八年  
五月  
廿  
九  
日

大正八年五月廿九日

大正八年五月廿九日

大正八年五月廿九日



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  
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  
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  
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  
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  
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  
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



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



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  
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  
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  
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  
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  
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  
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  
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  
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  
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  
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鈔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  
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



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  
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  
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  
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

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

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

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  
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  
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叢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脩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絲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埽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  
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  
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  
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  
成體道謙沖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  
幽蹟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  
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暎  
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  
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  
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  
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  
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  
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



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  
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  
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闢奧圓冠句屢固  
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刷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  
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謹上表



性理大全書

一先儒姓氏

周子 惇頤茂叔

濂溪

邵子 雍堯夫

康節

安定胡氏 瑗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實君

溫公

眉山蘇氏 軾子瞻轍子由

東坡

山谷黃氏 庭堅魯直

滎陽呂氏 希哲原明

嵩山晁氏 以道說之

王氏 巖叟

元城劉氏 安世器之

廣平游氏 酢定夫

上蔡謝氏 良佐顯道

錫氏 質夫

李氏 端伯



藍田呂氏

大忠

進伯

京兆呂氏

大鈞

蘇氏

季明

范氏

育

龜山楊氏

時立

河東侯氏

仲良

壽安張氏

思叔

和靖尹氏

彥明

華陽范氏

祖禹

河間劉氏

安禮

永嘉劉氏

安節

河南朱氏

光庭

東平馬氏

仲

邵氏

伯温

河間邢氏

和叔

武夷胡氏

安國

文定

致堂胡氏

明仲

五峯胡氏

宏仲

陳氏

叔易

陳氏

淵

馮氏

忠恕

祁氏

寬

呂氏

稽中

呂氏

堅中

呂氏

本中

章氏

憲

張氏

嶧

歐陽氏

棐

豫章羅氏

仲素

延平李氏

愿中

韋齋朱氏

松年

屏山劉氏

子翬

朱子

熹

晦菴

樂菴李氏

彥平

江都

南軒張氏

敬夫

象山陸氏

子淵

默齋游氏

九言

東萊呂氏

祖謙

勉齋黃氏

直榘

三山陳氏

祥道



雲莊劉氏晦伯

節齋蔡氏淵靜

觀物張氏行成

果齋李氏方正

盤澗董氏叔重

范陽張氏子韶

吳氏壽昌

慈湖楊氏敬仲

鶴山魏氏了翁

彭氏長庚

西山蔡氏元定

九峯蔡氏沈默

北溪陳氏安卿

潛室陳氏壻之

北山陳氏孔碩

廖氏子晦

山陽度氏性善

西山真氏景秀

平菴項氏安甫

祝氏涇

進齋徐氏幾與

覺軒蔡氏模覺

天台謝氏無林

雙峯饒氏魯元

李氏士英

臧氏格

魯齋彭氏

庸齋許氏仲翔

鍾氏過

黃氏瑞節

思齋翁氏永叔

萍鄉胡氏安之

平巖葉氏采圭

楊氏復

建安熊氏剛大  
勿軒

孟氏康

習軒吳氏

長樂陳氏櫟

黃氏巖孫

謝氏方叔



魯齋許氏衡平仲

玉齋胡氏方平

董氏訥

吳郡李氏韶

陳氏協

雙湖胡氏庭芳

高氏

鄭氏

周氏坦

劉氏堉孫

劉氏璋

臨川吳氏澄清

李氏希濂

牧菴姚氏燧

元氏明善

邵菴虞氏集生

揭氏猷斯

古洲馬氏

耶律氏有尚

圭齋歐陽氏元功

陳氏剛

黃氏晉卿

一今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small>臣</small> 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small>臣</small> 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small>臣</small> 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陳璉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 <small>臣</small> 黃約仲
------------------------------	------------------------------	-------------------------------	-------------------------------	-------------------------------	-------------------------------	------------------------------	------------------------------	------------------------------	--------------------------------

翰林院庶吉士 <small>臣</small> 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small>臣</small> 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 <small>臣</small> 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 <small>臣</small> 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 <small>臣</small> 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 <small>臣</small> 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章敞
----------------------------	------------------------------	------------------------------	-------------------------------	----------------------------------	-----------------------------	-----------------------------	-----------------------------	-----------------------------	-----------------------------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導臣留季安



性理大全書目錄

卷一

太極圖

卷二

通書一

卷三

通書二

卷四

西銘

卷五



正蒙一

卷六

正蒙二

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卷八

皇極經世書二

卷九

皇極經世書三

卷十

皇極經世書四

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卷十四

易學啓蒙一

卷十五



易學啓蒙二

卷十六

易學啓蒙三

卷十七

易學啓蒙四

卷十八

家禮一

卷十九

家禮二

卷二十

家禮三

卷二十一

家禮四

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卷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卷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一

卷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二

卷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天度 曆法附

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星辰 雷電 風雨雲雹霜露

陰陽

五行

時令

地理 潮汐附

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論祭祀祖考神祇



性理大全書目錄  
四  
論祭祀神祇

論生死

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卷三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  
情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卷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理

德

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仁義禮智

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三十八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孟門人

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二程子

張子

邵子

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羅從彥

李侗

胡安國 子寅宏附



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張栻

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朱子門人

真德秀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

省察

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致知

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卷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五十一

學九

教人

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卷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

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附

卷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論文

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孫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卷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 王安石附



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戰國

秦

卷六十

歷代二

西漢

卷六十一

歷代三

西漢

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三國

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唐

卷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宋

卷六十五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臣

臣道

卷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禮樂

宗廟

卷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謚法

封建



學校

用人

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求賢

論官

莅政附

諫諍

法令

賞罰

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田賦

理財

節儉

賑恤

禎異

論兵

論刑



夷狄

卷七十

詩

古詩

律詩

絕句

文

贊

箴

銘

賦

性理大全書目錄

性理大全書目錄

古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道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邵公志。顏子好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邵公志。顏子好靜。理性命等章。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敘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諸本之不明也。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







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sub>火水土金</sub>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

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sub>火水土金</sub>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撇開了引教長一畫。○無極而太



















○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則太極之  
 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  
 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  
 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  
 否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又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  
 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又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  
 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光也○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  
 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  
 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問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  
 異則五行不相通曰其性固然五性作義不得善惡分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固然五性作義不得善惡分  
 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  
 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  
 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又  
 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  
 隨物各具去了○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  
 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其性  
 行○問物五行均有五行極否曰五行之具五行物只  
 行○問物五行均有五行極否曰五行之具五行物只

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氣質之性只是此  
 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也周子所  
 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  
 何處得來○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理終為主此  
 即所謂妙合也曰然○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  
 之妙未嘗不在是焉○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箇極  
 理言以陰陽即五行而言○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  
 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言○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  
 是一箇理而已因其事事物物皆有一太極○問太極  
 是人心之至理曰因事事物物皆有一太極○問太極  
 至或曰如君之臣之敬便是太極曰此是一事一箇極  
 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曰太極只是一事一  
 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曰太極只是一事一  
 所謂太極是天地人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太極自太  
 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靈  
 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問靈趣是心抑是性曰人靈  
 處只是心不是性只是理○知覺是心之靈○形  
 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  
 陰主翁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  
 散者皆陽為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發暢揮



只是金剛水火土常之性。○其氣便是春夏秋。○仁義禮智。便有所主。獨土無位。又木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五德之實也。○信是問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與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禮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或以為善惡為男女之分。或以為陰陽而不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說善惡。或說男女。○吉凶相對。而悔吝在其中。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以向凶。○人之所以所稟。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為。而與天為一。○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只是

一團天理。○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陽動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問仁義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禮是敷施。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斂冬藏。義也。○中正仁義。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婦朋友。無非是天地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它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







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  
 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  
 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  
 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它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  
 是物以名之。是理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  
 所形以名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  
 實於此。恐夫以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或未免滯  
 於方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為之。無方。而  
 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太極。亦特托於  
 人。不以其方。而求之。謂無極也。蓋謂之太極。亦特托於  
 明。而所以中。訓極。已為失之。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  
 而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不可辭。已足。而加以無極  
 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  
 而輒肆於麤辨。為之竊歎。故著其說如此云。○未嘗有

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  
 矣。○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  
 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  
 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  
 物各具一陰陽。合而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  
 比。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  
 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  
 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極。之為言。甚也。太極  
 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極。之。名。之。○太極之  
 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而。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  
 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未。有。天  
 地。萬。物。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  
 地。萬。物。之。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  
 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  
 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  
 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  
 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則。理。便。全。在。這。氣  
 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小。縫。罅。如。何。分。得。先。後。便。偏。去  
 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分。別。得。先。後。便。偏。去







物之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為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之一言。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為主易。而周子何為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比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

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黃氏巖孫曰。通書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注。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正圖書相表裏之意。又云。五殊。二實亦當。與此參觀。

###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問太極。朱子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只是太極。否。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以上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只



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莫正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著一字。不得。○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為這本來都無物。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無極而太

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南軒張氏曰。必曰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動靜之本。著天地之根。兼有無。貫顯微。該體用者也。必有見乎此。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無方所求也。其義深矣。○勉齋黃氏曰。太極圖說云。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也。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會書統論之。曰。誠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引易之繫辭。而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



之所以正。倫理之實。然而不著。人之所以為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著。人之所以為聖人。本末上。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理雖無形。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為之根。抵極。細。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無極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氏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極細根抵之名。世之常言。此所謂極極根極是也。聖人有極。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息。而此理為生。萬事之本。如木之有根。抵。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本。如木之有根。抵。至。其。在。人。則

根抵為天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也。太極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類皆有所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極。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未。發。之。妙。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則。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眚。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

### 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延平李氏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又問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心。如此做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此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此理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發言之。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之心。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矣。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動。乃見此。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







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綿綿之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  
於我處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  
意。○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  
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  
各具此理。而為性也。○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開  
一闢。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  
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  
窠了。若不。會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  
如此。○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  
收斂。閉藏。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黑時。便是靜。及  
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  
所以不知。是那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  
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  
元亨。造化。都無不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  
恰似。造化。都無不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  
一箇物事。及至春來。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

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  
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  
生了。明年又生。一箇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  
者性。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收  
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周先生。所謂發生。亦不知  
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所謂發生。亦不知  
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  
萬化。皆從此出。○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  
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  
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善。性而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始。便是繼。  
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曰。動而。生陽。之始。便是繼。  
○問太極圖解。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  
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夫無極之真誠也。復也。成之者性。  
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亦無非性也。似不可以分陰  
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以分陰







判如在時。亦須會明。盛及其成。就却只在靜。便如渾淪未  
不可窮詰。太極圖中盡之。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  
推而上之。沒理會處。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  
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  
靜。譬如鼻息。無時不虛。無時不吸。虛盡則生。吸盡  
則生。虛理自如。此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  
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  
有彼也。只太極極之動。便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  
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是且  
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於此可見。○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  
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  
一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  
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別為  
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也。如太極  
中間截斷言之。則不得不言其有先後也。如太極然就  
靜之後。固必有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極復動。已  
動之後。固必有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極復動。已

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其實動  
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  
亦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今日為頭。已前底更不  
受理意思。○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  
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  
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  
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一  
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十  
箇大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  
震蕩無垠。海宇變動。高山渤海。川湮。人殼。或生。石中。此  
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或生。石中。此  
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  
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陰陽有  
箇流行底。有箇定底。分陰分陽。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  
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  
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  
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



對峙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若論對峙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問分陰分陽。是帶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問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問太極動而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所以明混關不窮之妙。○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理。即周子所謂謂分中。有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以土是地之形質也。○問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猶定位耳。○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本無先後。搭於氣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搭於氣而。○問必推其所以。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此理亦無。掛搭處。○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此理亦無。掛搭處。○一

圖解云。陰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此語最精。蓋太極載靜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問太極只是理。寓於氣。不能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動靜。上。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然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陽動也。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陽人而後知。乘馬之陰。上。如人跨馬。相與之。一。出。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問動靜者。所乘之挑撥得。那靜底。踏著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機便向太極者。本然之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近之物。○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問太極。一陰一陽。道也。陰陽器也。○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







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究竟。乾。坤。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是使天地。乾。坤。實處。形。是。乾。坤。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上。者。是。理。纔。有。一。物。便。有。陰。陽。是。形。而。上。者。殺。皆。見。得。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小。是。形。而。上。者。○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理。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無。耳。○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須。靜。靜。之。前。又。須。動。之。而。動。何。自。而。見。其。端。與。始。○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把。這。箇。說。起。曰。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曰。動。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問。動。靜。無。端。陰。竟。是。箇。甚。麼。○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畢。

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然。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復。於。陽。無。始。者。本。於。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拶。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不。便。覺。寒。冷。是。這。氣。襲。人。舊。嘗。寓。一。間。屋。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那。一。箇。也。掣。動。這。是。氣。拶。出。橫。渠。云。知。虛。空。即。氣。無。無。是。如。此。又。云。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只。是。如。此。○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



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著什麼。機。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隨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亦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道是太極。誠是太極。是也。○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誠是太極。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而靜以下。又換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定分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匝。此下文。又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微有。著。曰。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所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

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漏出了。○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妄意謂此非老氏。有生於無。與佛氏之所謂妄也。一必有兩。體必有動。用必有靜。動靜迭興。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即通書之言。析而求之。若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元者。始而亨者。中也。太極之動也。利貞者。性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太極一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天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為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日月其爭乎。孰主孰張。是孰執。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微始。徹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若就物論來。春氣



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  
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  
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  
之終也。○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  
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  
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  
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  
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過。一度。與日月星  
辰之運行。踴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  
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常  
白者萬古白。常紅者萬古紅。常紫者萬古紫。圓者  
萬古圓。缺者萬古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  
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  
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道。只是人事之  
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  
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  
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  
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  
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  
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非是外

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  
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  
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  
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  
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  
理。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別。即朋  
友。而朋友。在所信。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  
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  
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  
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理。不外乎氣。若  
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  
理。與氣。為二物矣。○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見之  
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自此。而下。有體。故以  
器名之。○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  
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所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  
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沖。漠  
無。眛。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此。乃。所。謂。道。  
即。器。也。蓋。不。分。上。下。則。恐。人。惟。以。於。中。矣。此。乃。所。謂。道。  
道。器。則。恐。人。陷。老。氏。精。粗。之。謬。故。須。著。如。此。說。耳。程  
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為。太。極。只。在。陰。陽。中。







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

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朱子曰。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木。天三生火。地四生金。土五生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氣而語其行之序。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便水生木。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陰陽二氣。更無停息。



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  
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  
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箇陰陽。更無  
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  
陰。其光氣為陽。○統言陰陽。成男。坤道成女。男雖  
陰。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  
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  
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陽。至如五行。  
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地  
陽動靜。以大體言。而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  
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  
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  
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  
下陰。仰手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則  
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細細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  
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  
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  
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

以因陰陽說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問聖人所  
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  
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  
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  
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此氣。○南  
軒張氏曰。新安朱熹云。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  
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具。則陰陽  
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此。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  
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為至此而始具也。○  
勉齋黃氏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安意謂陰陽成分。兩儀立矣。陽中之陽。陰  
之陰。變合相得。而五位成質。橫渠先生云。水火氣中  
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為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  
者。土之華實。其性有陽。水火之雜。故木不得而為物。  
水漬而  
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交。故  
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交。故  
精實於水。而火之不相害。鑠之則反流。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遺者。也。即化之終也。五行之生。所以升降。物兼體而木







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  
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  
謂易行者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之序則  
謂易行者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之序則  
曰木火金水之序便是行何故造物初只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  
成火是少陽夏是母木者水之子陰從冬起來故水木  
陰春是少陰夏是母木者水之子陰從冬起來故水木  
火之序自成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是金故生之序便是  
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是金故生之序便是  
產之靈物便始化曰魄陽曰魂魄便是人身初之靈便是  
氣之靈物便始化曰魄陽曰魂魄便是人身初之靈便是  
是如生何嘗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  
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說此  
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亦只說此  
木火金土之端倪物本生之始○五行有如此數有行此數  
不見造化之端倪物本生之始○五行有如此數有行此數  
則不知何物初生是一樣流行又如此故嘗疑其只是  
則不知何物初生是一樣流行又如此故嘗疑其只是

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  
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  
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為言耳蓋積實之數非次第言  
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言  
之數也○天得一奇而為三○地得一偶而為二○故  
故曰三生木一極而為三○地得一偶而為二○故  
為三也○地得一偶而為三○地得一偶而為二○故  
故曰四生金二極而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  
為四也○水生金二極而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  
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極之方而為四故二而  
以水木火金土為次序也○初生至水流行皆是如此  
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五行之  
謂次序如此也○今以次序則誤矣○水火木金土五行之  
木第序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火木金土五行之  
序也○水火木金土以爲次序則誤矣○水火木金土五行之  
之少多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  
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則  
一水生火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又成就了而後成  
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至五行俱足又成就了而後成











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今傳文云五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一物之中。而性之間。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不當指理而言。一段之性。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南軒張氏曰。五行之生。質雖有不一。然太極之仁義禮智信之理。故曰。五行各專其一行焉。○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河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齊。故其發見於太極。則有未嘗不各具於太極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可知其流行之各異。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而太極之用不行矣。性而不及氣。則味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體不立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矣。○勉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今之言。溯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妨也。○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無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平巖葉氏曰。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



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之真。却在其中。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精。妙合而凝。是此氣結聚。而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是此氣結聚。而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可得萬物推出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無計度。無造作。即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即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無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生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











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

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而。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正。氣。之。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氣。之。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且。塞。者。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



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尾反在上。物  
祭。犬所以能守禦。牛所以能耕。而人則無不知。論萬物  
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先生云。論萬物  
而。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知煖。識飢。識飽。好生  
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  
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  
上。理。有。一。點。子。明。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  
之。理。有。一。點。子。明。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  
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  
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  
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  
馬。形。氣。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  
則。不。能。無。偏。○。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不。全。以。氣。言。之  
為。一。物。生。氣。流。行。一。袞。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  
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陰。陽。五。行。之。氣。袞。在  
稟。得。查。滓。之。甚。者。耳。○。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袞。在

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有精英  
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有有精血  
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  
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  
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其分  
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  
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  
其。知。覺。者。而。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  
具。耳。○。以。氣。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與。哉。此。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與。哉。此。以  
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草。木。之。生。自  
有。一。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  
矣。神。發。知。矣。是。也。○。金。木。水。火。土。各。一。兼。備。此。性。則。為。仁  
義。禮。智。信。之。理。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則。為。仁  
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  
○。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  
惡。未。分。處。理。在。人。如。陰。陽。有。以。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者。此。箇。道。理。在。人。如。陰。陽。有。以。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



實以爲後之事。○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極以陽爲善。陰爲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也。得極以陽爲善。陰陽善惡。論之。則陽善而陰惡。正皆善也。其說處極多。○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也。乃若其情。則可以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然本則可以以爲善。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以爲善。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太極便是性。動其正。周子。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五行皆善。物是萬事。○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却皆善。○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異矣。○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此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人之性。不能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

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雖水之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有教也。○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二氣。樞紐群動。以能知者。以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也。然則其心體不既廣大矣乎。○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之。理本渾淪。而太極無各。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有偏中之正。塞中之一種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乃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乃

性理大全書卷二  
三



發後流而為惡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露呈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

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其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箇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仁義中正而不能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之妙。則不可樂記。○人性雖同性。則可遂以靜字形容。而氣重者。則側隱之心。常多。羞惡之心。常多。而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隱辭讓。是性全備。然後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智。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言節禮智。而前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周子不言節禮智。而前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猶寬中正。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尚或有中節。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尚或有中節。處。











得大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  
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盡亦勉夫脩道之教乎惟  
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也夫  
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之  
則察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其體而不失其存之妙  
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  
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  
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裁  
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  
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  
小注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  
心不定疊也須著片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  
間纔溫燠陽氣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  
茂也多有疫癘之氣若是凝肅藏閉大寒極凍方藏  
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  
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  
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固不可不存若  
溪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仁中有箇

敬油然自生便是理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  
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  
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  
好處恰好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  
然而然便即是中故太極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  
禮字尤見親切○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  
中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  
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  
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果齋李  
氏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  
極之要領也○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  
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  
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  
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  
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  
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疑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  
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  
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  
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  
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



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  
主敬為本皆此理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  
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  
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一越陰陽之  
類故易尤重中正○或問定之以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  
雙峯饒氏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禮智專以性即未  
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專以性即未  
發者言如孟子之所謂元亨利貞也則以未發者言則  
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則以未發者言則  
四者各專一德而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故流動靜者言  
則名雖有四而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故流動靜者言  
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  
極之體也中見於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  
戶之有樞車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  
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  
而發揮其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於用者  
仁之事也義者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而斷割  
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畢而反其體者義之事  
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

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  
行也然極之理根於所性其體本真而靜苟有一  
毫之私欲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  
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汎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  
其中哉唯聖人之通之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  
不動以為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之說也○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可不於此  
而用力哉○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  
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及乎形神感而五性動善惡分  
而萬事出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則人極有所不  
立矣何則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形而下  
者道也仁義性也精粗而上者善也故自天地言則  
道即器本無精粗之間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  
運男女萬物之生隨其氣質之所在莫不各一太極  
至於人則稟氣有昏明賦質有淑慝而人欲之私或  
得以下之標的天理使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  
天下之害其理而使之凡氣質之不齊者有所取則焉  
人欲勝而天理滅矣此氣質有極之立所以惟盡其性  
盡人之性而天理能之而氣質有所不與歟元公周先生



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脩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黃氏巖孫曰。程子云。乾陽也。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能聚則不能發散。

###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

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南軒張氏曰。君子脩之。吉者。順理之謂也。○小人也。悖之。凶者。逆理之謂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險阻。而有礙。非凶乎。○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子。人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說。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為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靜。坐始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



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  
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伊  
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  
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云。為學工夫。須要  
靜。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  
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  
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  
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  
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所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  
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  
靜坐。然後為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  
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  
自得。動時。自有靜時。學者。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方外  
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方外  
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  
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  
日用。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  
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  
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

不應為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  
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不養。猶動之不能無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  
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  
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  
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  
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  
若遂言。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敬字工夫。通貫動靜  
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敬字工夫。通貫動靜  
敬之所謂。要須靜。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至於來教  
所謂。要須靜。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至於來教  
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  
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  
本程子主敬之說。而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進而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主消進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而主春夏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此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然而彼揚子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自為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為體義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問仁為用義為用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

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之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物是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衰此氣逐漸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一可見反終之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變動矣○問天地之始始有處說生而已定處說死不復變動矣○問天地之能原始則知其聚而散必有散而死必能知其生也死於氣化而自無復精神更有形象尚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精神更有形象尚虛之陰陽之內曰死便仁散無了○南軒張氏曰天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



則終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終一理也。知生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始終一理也。非謂死生之說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勉齋黃氏曰：天之道剛之山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義然之身乃與天也。其所為三。至其為道。又與天地混然。不能以自可。不知地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可。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矣。而無謂之。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謂之。則與禽獸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矣。五性感動。惟人善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致也。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人。萬事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易之辭。以明之。曰：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為一也。而其所以然之妙。則原於主靜焉。聖人立極。固未嘗假脩為而後能然。推本其經綸之所自。因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在乎是也。主靜云者。非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逆也。而敬為之體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發而達。道中。和固未嘗相違也。而中為之體也。是亦無極而太極。中之意。初非有先後次序也。又懼夫學者指為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主一無適。而克己復禮。真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自至於貫通處。則亦是窮人欲滅天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絕之。辭。何其為天下後世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辭。以不為窮人欲滅天憂。天之深。言之切。如與陽立地之道。繫辭曰：柔與剛立。才人之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此見此理之所寓。始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以異也。○所原始。雖有陰陽柔剛仁義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  
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  
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  
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  
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  
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  
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  
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  
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  
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

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  
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  
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  
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  
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  
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  
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  
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  
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  
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



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

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



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為類。則亦不得為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為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

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問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朱子曰。此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辨說紛拏。無時可通矣。○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體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是用。就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止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為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利貞。通利貞誠之復。○問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者。太極之用。所以行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者。太極之體。所以立。或疑如此分配。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裁斷。一定之體。○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刺語矣。熟玩四字指意。自



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  
貞。一語一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理。正不須以分別為嫌  
也。○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  
中為微。而象中為顯。是無間也。且既曰有觀。則象為顯  
象。則理為微。象中有一物。故伊川但言其源與無間耳。  
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體用是兩物。而  
不相離。故其性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  
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  
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  
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仁之中。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  
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是仁之本體也。義固  
是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  
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也。夏則生之也。  
長也。秋則生之斂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  
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  
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  
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

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  
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  
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  
四者之中也。○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箇意。出  
方得。今只要去討他家底。是處與他聞。而今只管去檢  
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問要得  
理明。徹自然無歉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  
西山真氏曰。大率此理。自新奇之論。而於文公洞然無  
疑。所慮學者欲自立此理。自新奇之論。而於文公洞然無  
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  
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  
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黃氏巖孫曰。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  
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程子  
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又朱子云。沖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正說體用一源之意。

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



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問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之說。爾。○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



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爲教。雖看易聖人不會教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亦不及於易。○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黃氏巖孫曰。張閔中以書問程伊川。先生易傳不傳。先生答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又呂與叔東見程先生。先生語之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 太極圖附錄

####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



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

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



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



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

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



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

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



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

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



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

瑞節

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

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者。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



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

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



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會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會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

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



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